

香毯

于坚

跟着土登绕吉在他家乡的高原漫游,谈诗,日落后在日棚村下榻,顺便看了星星。

绕吉是一位诗人,精通藏语和汉语。常年在乡村收集各种民间传说资料,为大地上音乐录音,崇拜格萨尔歌手,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馆,自任馆长。乡人称他为流浪者。他也像一个中世纪的骑士,古铜色皮肤,豪饮,在山区草原健步如飞。

绕吉送我一块毯子,他妈妈年轻时用自家养的牦牛的毛织的。

前几天在展览馆看一位西方观念艺术大师的作品展,展厅里贴着、挂着几块布,用丙烯画了些手印式的图案。进去走了几步就退了。从观念出发,上手是次要的。这些作品看上去很便宜。贴着许多用于解释的小纸条,都是学院里的术语,仿佛只是在辩解这些东西为什么卖那么贵。遇到不信邪的,无论如何阐释,杜尚的《泉》就是小便池,会引起尿意。以前在蓬皮杜中心看过,然后就去了卫生间。杜尚可以看的作品是那幅《下楼梯的裸女》以及他的理论,“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”,我赞成。如此看来,他的作品次于他的生活,杜尚显然无可奈何。拜物教时代,物像雾一样包围着他,他必须突围。上手是做不到了,只能通过观念,改变物的隐喻。杜尚将蠢笨的小便池搬进了博物馆,命名为《泉》,意思聪明而便宜。

土登绕吉的母亲多年前在光线阴暗的房间里织这块毯子,像一个伦勃朗。她织了一个多月才织好。“农妇在劳动时对鞋思量越少,或者观看得越少,或者甚至觉得越少,它们就越是真实地成其所是。”(海德格尔《艺术作品的本源》)这条毯子以黑色毛线为基础,间以几条流星划过的红线、白线。很抽象,很耐看。但并不仅仅是用来看的,也用来侍候身体。坐着,躺着,踩着……

绕吉家的房子已经住了几百年,楔形建筑,外表浇了白垩土,淋淋漓漓,如瀑布,间以画栋雕梁。远望如城堡,在高蓝的天空下巍然屹立,美甚。里面堆积着无数时间留下来的痕迹:祖父祖母的东西,父亲母亲的东西,儿子女儿们的东西。锅子,碗,粮食,燃料……还有味道,青稞的味道、蜂蜜的味道、牛肉和酥油的味道、布和木头的味道……坚固,温暖,藏着许多幽暗的往事。他们居住在时间中,正是海德格尔所谓天地神人四位一体。就美而言,相当充实,令人深刻地满足,陷入沉思。我多次去西藏,那地方魅力无穷,远胜卢浮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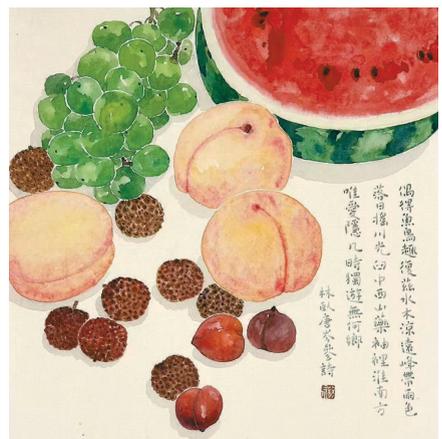
这块毯子在一个古老的时间和空间中被一位老妈妈创造出来。它身上有一股酥油味,像是来自高山中的寺院。

生查子·题水晶作品

《铜发晶葫芦》

高昌

参差铜发晶,萧瑟兼葭老。秋水问相思,隔岸烟云绕。燕寻南,花飞早。长叹春风香。束起许多情,闷个葫芦好。



消暑图 (中国画) 李知弥

1934年5月,时在上海工部局女中(后改名市一女中,今为市一中学)执教的著名女作家庐隐在家待产。之前一个月,她便约请好了自己的代课教师。工部局女中那一班师从她三年的女学生,原以为只是暂别,万万没料到,这竟会是永诀。

5月8日,庐隐临盆。据住在愚园坊的邻居兼工部局女中同事李辉群(文学史家刘大杰夫人)上世纪80年代回忆:因为是生第三胎,庐隐前两个女儿薇萱和瀛仙都是顺产,为节省开支,她这次未进产科医院,仅以十余元钱请了私立慈航医院的一位助产士来家接生。不料,庐隐这次却遇上了难产,胎儿窒息死亡;助产士在取死胎时手术不当,引起流血不止。三天之后庐隐的病情继续恶化,住在她家楼下的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先生,立即叫车把她送进大华医院抢救。5月13日上午11时30分,一代才女庐隐经抢救无效逝世于大华医院14号病室。下午,庐隐的遗体被运至中国殡仪馆,后葬于霍必兰路(今古北路)永安公墓。

对于著名女作家庐隐的逝世,当时文坛同声悲悼,深表惋惜,上海许多报刊刊登了她的遗影遗墨以及大量悼念文章,叹惜一代才女,英年早逝。6月7日,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、曾任《小说月报》主编期间刊发过不少庐隐作品的沈雁冰(茅盾)即以笔名“未明”写下了长篇论文

《庐隐论》,称赞她:“庐隐,她是被‘五四’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里掀起来的觉醒了一个女性;庐隐,她是‘五四’的产儿。”1934年《工部局女中年刊·黄庐隐专辑》中,登载了上海工部局女中的师生们表达哀痛与缅怀之情的悼文。

看到喜欢的绘本就要下车去拿。那时话还说不清,但画却看得懂,犹记得他捧着那本《小八人帮手仓鼠》从人群中穿行而过,利索地爬上推车,就在这“VIP座位”上看得津津有味。从此,夏天的记忆里总有一缕书香。

第二年打卡上海书展,是清风徐徐的夏夜。坐在“我爱生活 我爱读书”的主装置前,留下了好几张可爱的照片,带走了满满一推车的书本。这次买的童话绘本不多,小人儿爱上了火车、汽车等各种交通工具,所以科学类、工程类的儿童故事书成为主角。

若要说印象最深的一次书展,必须是去年。因为这一次,他追偶像成功了。

我们全家都是“中国诗词大会”节目的粉丝,耀耀尤其喜爱康震老师,对他渊博的历史人文知识和精湛的书画技艺很是崇拜。因此,当爸爸看到康老师要来上海书展举办读者见面会、签售新书的预告后,立马就把这个好消息告

夜光杯

后来,笔者偶然在《福建青年》杂志上发现,有人提及庐隐的大女儿郭薇萱。1985年初,笔者去福州校对即将出版的《庐隐选集》清样,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在《福建青年》上撰稿的王国栋老师,并由他带领去见了郭薇萱。得知她当年被祖父派人接走后,一直住在福州仓山,任小学教师多年,上世纪80年代已退休。一提起母亲庐隐,她禁不住潸然泪下。回沪后,我写信告知李恕先:“你大姐找到了,我与她已在福州见过面。”

跨越半个世纪的骨肉团聚

钱虹

庐隐去世后,留下了10岁长女郭薇萱(亡夫郭梦良之女)和3岁次女李瀛仙(李惟建之女)。当时,庐隐的丈夫李惟建在中华书局任编辑,妻子的暴卒使他悲痛万分、心情抑郁,加上他才27岁,无法独立抚养两个孩子。中华书局总经理舒新城便约集庐隐的二哥黄勤(当时在天津任上海银行经理)和介绍庐隐进入工部局女中执教的刘大杰等生前好友,在上海南京路冠生园餐厅共商庐隐长女郭薇萱的抚养问题,决定由其舅舅黄勤负责抚养外甥女,并将庐隐的著作版权归属长女所有,以资供养其至成年。郭薇萱跟着舅舅到天津后,待了一学期。不久,舅舅黄勤调任上海,她也随之回到上海,读了一年书。1935年底,其祖父派人来沪把她——郭家唯一的孙女接回福州郭家宅。1936年初,李惟建也带着女儿瀛仙离沪赴川,回到成都老家,从此与郭薇萱失去联系,直到李惟建1981年11月18日病逝,也不知其下落。

李惟建回四川后,先后在成都、资中、重庆等大、中学校任教。1962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。1979年任四川省政协协委员。1981年11月18日,他因哮喘病发作而辞世。之前,笔者因撰写有关庐隐的论文及编选《庐隐选集》等,曾与尚在世的李惟建先生有过通信往返。1981年底,笔者接到其女儿李恕先(原名瀛仙)的来信,告知其父去世的消息和治丧经过。此后,笔者与时在广东电视台工作的李恕先保持通信联

系。后来,笔者偶然在《福建青年》杂志上发现,有人提及庐隐的大女儿郭薇萱。1985年初,笔者去福州校对即将出版的《庐隐选集》清样,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在《福建青年》上撰稿的王国栋老师,并由他带领去见了郭薇萱。得知她当年被祖父派人接走后,一直住在福州仓山,任小学教师多年,上世纪80年代已退休。一提起母亲庐隐,她禁不住潸然泪下。回沪后,我写信告知李恕先:“你大姐找到了,我与她已在福州见过面。”

诉了耀耀。“我要去!”耀耀一脸兴奋,眼中满是向往,一边催着爸爸订票,一边做起了各种准备。他说,去见偶像可不能空着手。除了带上康老师的几本著作,还认真地写了一幅扇面,上书“诗言志”,意为“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,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。

愿书籍带来最长情的陪伴

郁竹

读者见面会是在晚上,但我们全家早早就出发了。一进上海展览中心的门,就飞奔上三楼大厅。刚刚坐定,忽然看到一个人影闪过, T恤上写着“铸久会”三字。原来是围棋班的小沈同学,真是英雄所见略同,又可说是琴棋书画不分家,好一个惊喜!

安安静静等了几十分钟,终于迎来了飞机晚点又因拔牙脸肿着的康震老师。从这一刻开始,包括耀耀在内的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偶像,满脸认真。康老师说,来到上海书展的孩子都是喜爱阅读的,从小能在书中或与圣贤对话,或与学者对谈,或与画

中人物交流,都能让他们养成最好的习惯——阅读,亦能引领他们登上更高的山巅,感受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自缘身在最高层”的境界。因为唯有不断地阅读,才能有不同层面与更高维度的思考。

对于孩子们来说,也许还需要一段时间,才能消化康老师话语中的深意,但“阅读”二字却会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中。手捧纸质书,淡淡油墨香,自能遨游古今,快意人生。

距离耀耀第一次去上海书展已经七年了,他的藏书也从几个书箱拓展到了两个书架。最初的儿童绘本,变成了历史人文、科学幻想、科普知识等综合性书籍,有些购自上海书展,还有一些则来自孤岛书店、复旦旧书店等全国各地的书店以及网店。一路成长,一路阅读,愿书籍常在身边,给他最长情的陪伴。

那个冬日的下午,我们在土山湾博物馆流连。穿过陈列着中国牌楼的展厅,楼上忽然响起一阵欢快的脚步声——徐汇中学初中部的学生们下课了。那一阵阵脚步声,仿佛在历史的深处回响。一百多年前,曾有一群中国孩子,他们在苦难中走来,在这里专注地学习从西方引进的技艺,用东方的智慧和勤劳,创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品,从这里走向世界,迸发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光芒。

那个冬日的下午,我们在土山湾博物馆流连。穿过陈列着中国牌楼的展厅,楼上忽然响起一阵欢快的脚步声——徐汇中学初中部的学生们下课了。那一阵阵脚步声,仿佛在历史的深处回响。一百多年前,曾有一群中国孩子,他们在苦难中走来,在这里专注地学习从西方引进的技艺,用东方的智慧和勤劳,创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品,从这里走向世界,迸发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光芒。

那个冬日的下午,我们在土山湾博物馆流连。穿过陈列着中国牌楼的展厅,楼上忽然响起一阵欢快的脚步声——徐汇中学初中部的学生们下课了。那一阵阵脚步声,仿佛在历史的深处回响。一百多年前,曾有一群中国孩子,他们在苦难中走来,在这里专注地学习从西方引进的技艺,用东方的智慧和勤劳,创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品,从这里走向世界,迸发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光芒。

那个冬日的下午,我们在土山湾博物馆流连。穿过陈列着中国牌楼的展厅,楼上忽然响起一阵欢快的脚步声——徐汇中学初中部的学生们下课了。那一阵阵脚步声,仿佛在历史的深处回响。一百多年前,曾有一群中国孩子,他们在苦难中走来,在这里专注地学习从西方引进的技艺,用东方的智慧和勤劳,创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品,从这里走向世界,迸发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光芒。

那个冬日的下午,我们在土山湾博物馆流连。穿过陈列着中国牌楼的展厅,楼上忽然响起一阵欢快的脚步声——徐汇中学初中部的学生们下课了。那一阵阵脚步声,仿佛在历史的深处回响。一百多年前,曾有一群中国孩子,他们在苦难中走来,在这里专注地学习从西方引进的技艺,用东方的智慧和勤劳,创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品,从这里走向世界,迸发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光芒。

十日谈

我和上海书展

责编:郭影

那个冬日的下午,我们在土山湾博物馆流连。穿过陈列着中国牌楼的展厅,楼上忽然响起一阵欢快的脚步声——徐汇中学初中部的学生们下课了。那一阵阵脚步声,仿佛在历史的深处回响。一百多年前,曾有一群中国孩子,他们在苦难中走来,在这里专注地学习从西方引进的技艺,用东方的智慧和勤劳,创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品,从这里走向世界,迸发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光芒。

那个叫阿土的孩子

陈苏

那个冬日的下午,我们在土山湾博物馆流连。穿过陈列着中国牌楼的展厅,楼上忽然响起一阵欢快的脚步声——徐汇中学初中部的学生们下课了。那一阵阵脚步声,仿佛在历史的深处回响。一百多年前,曾有一群中国孩子,他们在苦难中走来,在这里专注地学习从西方引进的技艺,用东方的智慧和勤劳,创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品,从这里走向世界,迸发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光芒。



夜光杯